

> 游记

活着的古城

□ 程一鸣

我一向对古城游抱着几分怀疑。如今的大多数古城,都像精心制作的标本,建筑的躯壳是古的,里头填充的,无非是奶茶、银饰,以及流水线上生产的“手工艺品”。可剑川古城不一样,从踏进它的那一刻,我就感受到,这是一座“活着的”古城。

剑川的街巷,不是为游客准备的,铺面里卖的是当地人日常用的东西:农具、布料、山货、草药。沿街的小吃摊上,是冒着热气的米线,滋滋作响的炸饵块,装在玻璃瓶里的高原牛奶……价格从几块到十几块不等,过了二十块都算是奢侈了。蓝莓和草莓堆在竹篮里,多得像是不要钱,称上几大把也花不了几个钱。这些果子,若是运到其他城市,换个精致的马甲,身价不知要涨到哪里去。古城里虽也有几家咖啡馆和文创小店,却不争不抢的,店主懒洋洋地晒着太阳,一副请君自便的样子。

主巷上熙熙攘攘的,可随便拐进一条小巷,走上十几步,热闹便被甩在了身后。只剩下斑驳的土墙、磨得发亮的石板路,偶尔有自行车“叮铃叮铃”地驶过,清脆的铃声在窄巷里回荡,又渐渐消失在巷子深处。

剑川最与众不同的,是家家户户门上的楹联和年画。剑川的门画是手绘的,不是机器印的。画的是花鸟果竹,用笔朴拙,颜色鲜亮,贴在门上,使那扇门忽然有了表情和温度。手绘的画,要一笔一笔地描,一笔一笔地等它干。若不是对日子怀着一种近乎固执的诚意,谁会愿意年年岁岁地守着这份麻烦?

透过虚掩的门,可以看到白族人家住的院子方方正正,正房厢房分明,都是木结

构的两层楼。门窗上雕着花纹,朴素里透着讲究。这样的院子,不大不小,刚好装得下一家人的日子。

游剑川的第三日,我们去了沙溪古镇。几年前来沙溪时,它还安静得很,随处找个地方坐下,就可以发一下午的呆。如今正值新春假期,游客多了不少,那份静谧打了折扣。但沙溪终究是美的,寺登街旁的渠里,山泉水汨汨流淌,清冽见底;玉津桥下,依然有流浪歌手抱着吉他,唱着那些关于远方的歌。

我们在镇上租了一辆小电动,骑到对面山坡上的华龙村。乡道两侧是大片大片的田地,农人在田里悠然耕作。沿着山路一直骑到村子最高处,俯瞰下去,古村和田地交织成一幅画。

返程时坐的是大巴车。车厢里挤得满满当当,有抱孩子的当地村民,也有像我一样拖着行李的游客。车还没开,车厢里就“炸了锅”。有人把咖啡弄洒了,浅褐色的液体流成一条小河;有人上上下下,大声呼叫同伴的名字;有人在退票和乘坐之间反复犹豫,不停向司机询问。

司机是个皮肤黝黑的中年男人,一边维持秩序,一边在嘴里念叨着:“我的天啊……我的天啊……”那语气里没有恼怒,只有一种朴素的无奈。等到所有人坐定,车门关上,他终于松了口气,发动了汽车。

那一刻,我忽然觉得,云南人身上有一种宽厚感,就像他们脚下的土地一样,踩上去,稳稳的,厚厚的,永远不用担心塌陷或滑倒。从亘古到现在,他们从未变过。



《鸡足山》(中国画) 李小亮作

> 闲话

两个春天

□ 王承娟

过完正月十五,年就算过完了。灯笼拆了,鞭炮屑扫了,日子咣当一声落回平地。这时,心里那点盼春的心思,就冒了出来。

可立春早早就到了,老黄历上分明写着:春已至,阳光却还带着残冬的清寒,风里裹着未散尽的霜气。于是便有了两个春天——一个写在节气里,早早赴约;一个藏在人间烟火中,姗姗来迟。

我们总在冬的尽头,等一场名为春天的奔赴。

节气里的春天,是古人用智慧划定的界限。它不问气温是否回升,不问草木是否抽芽,只循着日月星辰的轨迹,准时敲响春的门环。这样的春,是纸上的诗意,是时序的仪式,清冷而笃定。像一封提前送达的信,字里行间写满春意,信封外却仍是料峭寒风。

走在街头,枯枝依旧低垂。河面残留的薄冰,映着灰蓝的天。棉衣未曾离身,呵出的白气在空气中转瞬即逝。明明立春已过旬月,可体感里的冬,依旧牢牢盘踞在每一个清晨与黄昏。这时候便会恍然——原来春天不是一蹴而就的抵达,而是一场分了两次的相遇。

第一个春天,在时序里,在古籍中,在农人翻开的历史里。

它是抽象的,是哲学的,是天地万物悄然酝酿的开端。土地在冻土下苏醒,虫蚁在洞穴中微动,河流在冰层下暗涌。所有的生机都藏在看不见的地方,等待着温度的召唤。这个春天,是无声的序曲,是蓄势的等待。它告诉我们,寒冬终会落幕。

第二个春天,在眉睫间,在指尖上,在人间真切的感觉里。

它是具体的,是鲜活的。是风变软,云变轻。是枝头冒出第一粒新芽,是河畔抽出第一缕柳丝。是阳光晒在身上,那一点暖融融的、让人想眯起眼睛的惬

意。这个春天,要穿过残冬的余威,要等过几场薄薄的春雨,要熬过几夜料峭的春寒,才肯慢悠悠地走进我们的生活。

我们常常在两个春天之间徘徊。一边对着节气的春心怀抱期待,一边对着体感的冬耐心等待。这像极了人生里许多时刻——理想的光景早已在心中启程,可现实的脚步却还在途中。我们盼着花开,盼着回暖,盼着万物复苏。却在等待中,读懂了春天的深意。

节气的春,教我们心怀希望。无论周遭如何寒凉,始终相信时序轮转,春光必至。它是一种信念,一种指引,让我们在漫长的寒冬里,不慌不忙,静候佳期。

人间的春,教我们珍惜当下。懂得所有美好都需要时间沉淀,所有温暖都需要历经等待。它是一种收获,一种圆满。让我们在真正迎来花开时,倍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温柔。

风渐渐有了温度。阳光穿过云层,洒在肩头不再是清冷的模样。枝头的绿意一点点蔓延,路边的草芽还没敢绿,只在地皮上点了一个问号。体感里的春,终于踏着细碎的脚步而来。此时再回望,那个早早到来的节气之春,早已化作铺垫,让这份迟来的美好,更显珍贵。

人生亦如这两个春天。

总有理想与现实的时差,总有期待与抵达的距离。不必急于求成,不必焦虑彷徨。时序的春会带来希望,人间的春终会抵达。在两个春天的缝隙里,我们慢慢走,静静等。看冬去春来,听岁月轻吟。便会懂得:最好的春天,从来都是一半期许,一半等待。

待到繁花满枝,春风拂面,我们便会明白: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,所有的春天都不会缺席。

一个在时光里启程,一个在烟火中绽放。

> 市井

社区里的妇女“情报局”

□ 王晓伟

俗话说“三个女人一台戏”,那要是超过三个女人,必定会上演戏中戏。

不怪我这么想,就社区里的那家理发店,常常会聚集许多妇女,虽说多是在那里做头发、搞美容,但也传出过吵架、斗嘴的事情。万万没想到的是,我的妻子有一天也会加入,和一群妇女说说笑笑,待我经过时还出门相迎,惹得人们指指点点,让我很不高兴。

在我看来,那里就是个“是非地”,一群女人在一起嚼舌根,说东家道西家。看出我的不高兴,回到家后妻子直接挑明了话题,问我为何不高兴。既然她先说了,我就将自己的看法说了出来,没想到妻子直接伸手示意我停止。她说这是你的片面认识,再说什么流言蜚语,那都是过去的老黄历了,现在咱们年轻的一

代可大不一样。

不一样?我倒要洗耳恭听,看看她们到底在研究啥。见我安静下来,妻子便一本正经起来,活像个讲课的先生,说现在上班只靠工资养活全家已经“过时了”,像我们新时代的女性,都在研究App直播,每天听故事,编段子,就一个镜头都会研究好久。你别小瞧拍片子,高质量的画面需要各种网络工具的剪辑和制作,尤其是现在的AI模型技术,加入到画面里就会呈现出意想不到的效果。

天哪,还要抛头露面,闲得没事干,拍什么片子?听了妻子的一席话,我目瞪口呆,简直不敢相信。原先的妻子可不是这样,就像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闺阁女子,这下可好,染了“戏台子”的瘾。见我皱眉,妻子却笑了笑拿出手机,打开

了一个短视频,里面讲的是一个孝老敬老的故事,演员都是熟悉的面孔,全是妇女出镜,妻子也在里面客串了角色。

故事讲述男人们在外干活,女人们照顾家庭。有嫂子,有弟妹,有年迈的老母亲。待一碗热汤递送,待一句问候之声,由眼入脑,由耳入心,仿佛一根针,轻轻戳了一下我的心,让我联想到自己的家庭。是啊,我每天需要往返于单位上下班,家中的一切事务都是由妻子负责。然而,出门后家里的情景我却完全不知道,就像视频里所表达的,你的孝有人在替你承担,生活的重担有人在和你一起扛。

见我看得认真,妻子又指着屏幕下方的红心和星星,说这视频的点赞和收藏已经破万,看来她们的“情报”工作还是很厉害的。“情报?”我很诧异。妻子一

笑又讲了起来。原来,她们每天都聚在一起,收集家长里短的故事,以社区居民日常生活为题材,并通过精心编排拍出片子。还劝我应该摘掉有色“眼镜”,新时代的女性都是积极阳光的,就像她们把生活中的“情报”收集起来,拍出了正能量的作品。

后来我才知晓,理发店的老板娘可是执行导演,除了理发,大家都爱上镜,何况还有打赏和收入。她们还给自己的账号起了个名字,就叫“社区‘情报局’”。听懂和想通了其中的缘由,我不觉低头而笑,这笑意,一直持续到我在社区再次见到她们。从此,这笑意每天都有着变化。我知道,那是从心底涌出的,有惭愧,有认识,有温暖,有敬佩,更有着真正发自内心的高兴。